

悦读

YUEDU
周刊

A11

2016年7月2日 星期六
责编/乐建中 照排/章译文

书市扫描



中共党史简明读本

作者:杨德山 韩宇
华文出版社出版 2016年3月第1版

本书根据党的历史的发展脉络,运用翔实的史料,讲述了中国共产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发展历程,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道路、中国制度和中国特色理论体系的探索和发展路径,从而凝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和巨大能量。



党性是什么

作者:陈培永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6年5月第1版

本书以通俗易懂的语言,结合历史和现实画面,深入浅出地阐述党性的由来与内涵,探讨人性、个性、阶级性、人民性等与党性相关范畴,探索在新的形势下该怎样坚持党和人民性,该怎样与时俱进地加强党性修养与党性锤炼。本书力求将党性理论讲彻底,讲透彻,深入人心,是一本关于党性理论的优秀通俗理论读物。



大国梦起:变动秩序中的中国发展进路

作者:赵启正、杜维明、葛剑雄、谢宇等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年6月第1版

本书选取赵启正、季卫东、谢宇、苏格、姜义华、李向阳等在“文汇讲堂”所作的主旨演讲,从社会学、历史、哲学、法学、国际政治等视角,对中国发展之道、大国复兴之路做了深入浅出的探讨,通过具体而微的分析,学者们对中国社会的特色、中国未来应该关注并注意的问题等提出了中肯的观点和意见。



开卷

成风,鄞州区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鄞州文学》执行主编。好文学、文艺、文化,及其之间。著有《成风诗选》《编辑小语》《吾兄吾弟》《宁波民间故事类型索引》《午后有雷阵雨》等。

一本贯穿我家现当代史的书

□成风

我们家在村里也算是说得起的,不仅有带院子的独栋楼房,院子和中堂都铺青石板,楼上寝卧均为木地板,连屋顶的椽子也都用木板封钉,而且家里还有一些零散的藏书,线装的那种。不过,我小时候和奶奶住在乡下时,我奶奶从来不会轻易让我动那些被木柜封闭起来的书。只是每年梅雨季节过后,太阳出来的头几天,那些书需要拿出来晾霉才得以一见。好在那时候的我对那种现在的稀罕物并不稀罕,倒是我奶奶珍藏的另一本书让我着迷,我总是记着它,一想起那本书,就要叫奶奶拿出来给我看看。我奶奶一般也不肯,要缠得她烦不过了才会同意。而且给我看的时候,她会在一旁站着,看我看。看我看完,就亲手收起来,放归衣橱的顶上。

那本书开本很大,很厚,硬纸封面,彩色内页。从封面开始,书里书外的所有文字我一个都不认识。书里的图占有很大篇幅,都是一些刀,从大到小整整齐齐地排列着;叉,从大到小整整齐齐地排列着;盘子,从大到小整整齐齐地排列着;碟,从大到小整整齐齐地排列着;打蛋的家伙,从大到小整整齐齐地排列着——那时候我根本不知道那家伙是打蛋的,也不知道打蛋还有专门的家伙。我奶奶打蛋,将蛋在碗的边沿一敲,蛋入碗,壳一扔,拿起筷子就在碗里开始搅打,筷子碰到瓷碗会发出清脆的噔噔响声。而且那些刀呀叉呀,是吃饭用的,我也不懂,我只知道将饭往嘴里扒的是筷子,舀汤喝的是调羹,仅此而已。后来清楚了,其实那是一本介绍美国人厨房做餐的工具和餐桌用餐时的餐具的书,林林总总都

囊括了,有大全的意思。是正宗的美国人出版的美国货,那是我爷爷从美国带回来的。

二战期间,我爷爷外出打工,和村里的小后生一起,离开家乡。我爷爷是洋打工,在美国商船上做厨师。美国商船满世界跑,不定哪天到哪里,所以,我爷爷要和我奶奶相见也就成了一件非常难得的事。我爷爷要事先将确定的日期写信告知,然后我奶奶到了日子就提前动身前往上海等候。船期有误差,通讯手段又只有邮政,好在这样的等待,我奶奶和我爷爷心里一定都会充满着美好的期待。短短的相会,接下来又是等待。我爷爷按期将薪水寄回家里,也是我奶奶的一个等待。到了那一年,忽然我爷爷有很长时间没有音讯了,也不见汇单。我奶奶一天急似一天。又过了一段时间,我奶奶急得开始向邻人家打听,邻人家开始向同样在海外打工的老乡打听。过了一年多,有消息来了,说是我爷爷的船触到了日本人放的水雷,被炸了!这消息不啻又是一个炸弹,炸得我奶奶没了天日。就这样在无可奈何的剧痛中又过了半年,又有消息来了,说是我爷爷还活着,人也已经从医院里出来,但是,但是,我爷爷已经失去正常的神志,人变得思路混乱,恍恍惚惚。他流落在纽约街头,最后被人送到我们的老乡那儿。于是,老乡再把他送上返家乡的归途。人回来就好,悲喜交集的我奶奶最后一次上码头,将我爷爷接了回家。我奶奶的那本被她视作宝贝一样的书就是那时候我爷爷带回来的。

当我知道这本书的来历之后,我的心里一直存着一个想法:我爷爷——一个来自太平洋西岸乡间的中国小青年,英文半字不识,在到处漂流的商船上为伙计们做洋餐,而已;远涉重洋,又历经生死,又四处流落,又被搞得整日神志不清的,而他的行囊里为什么竟会有这么一本书呢?我又想,那是他在危急之中慌乱之中也要记得带着它的吗?还是他在踏上归途之前,想到在他的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之时,要留点东西作为纪念才去新买的,就像礼物一样?我确信的是,这一定是我爷爷决意要带回家的。

这肯定是一本实用的书,但是在我们那时候的小乡村,那肯定是一本毫无实用价值的书。

这可能是我最早见到的一本不是线装的书,也是我最早见到的一本带有图片的书,而且图片还这么多。这让我知道了书,还可以是这样做;书,还可以是不关于识字的,不关于故事,或者记载过去的。所以到现在,当有人谈到书时,我的脑海里闪现的总会是各种各样的书籍,而非仅仅是某一个类别的书。另外,

当有人说到底阅读时,我也自然会将对象包括纸质的和电子文本的。这种理解的偏差是我在一次听一个行家讲座时才非常明确地意识到的。那次好像是聆听一个“读书对于我们生活的裨益”这样的题目的演讲,听着听着,我听到的全部是关于文学作品给予我们生活的滋养,心里顿生反感。谈论作品和谈论书,还是可以区分的。谈论作品当然很有意义,但谈论书也是一件有趣的事吧。同时,电子书阅读的愉悦感肯定也是存在的,不能因为享受到纸质书的阅读之后就否定了电子书阅读方式的同样的愉悦以及不同的愉悦。

其实我对于书的理解还是蛮“过去”的,比如,我们小时候读到的书都是有内容提要的,而作者简介是不重要的;看现在,内容提要不知怎么回事,大都没有了,作者简介放大了,还都一定有照片。不过话说回来,我喜欢所有的书,过去的现在的,我读过的没读过的,我想读的不想读的。是的,包括即便是不想读的书。隐约之中或内心深处,我像我的许多前辈一样,对书,都怀有一种崇敬和迷信,我奶奶不识字,但不识字并不影响她对书本的那种有强大的力量的虔诚和敬畏。电子书正以前所未有的能量冲击纸质书,其结果现在已见端倪,一般不太会出人们的预料之外了。纸质书在今后人们生活中作用,也许要转换角色,但是其意义仍然非凡。至少如,插花的花瓶不用来插花,它依然拥有自己的品味;像古代的觥,或樽,虽然我们已经不再将它们用作器皿。我们可以有多重角度对自己身处的时代说出自己的感受,阿列克谢耶维奇说,二手时代。我的角度比较小微,我说,我曾生活在一个纸质书的时代。想想都得意啊。

我爷爷走得早。在他走后三十年,我奶奶也走了。那本书作为遗物传到了我弟弟手上。两年前,留学英国归来的我侄女说想开家餐馆。我问她为什么是开餐馆。她没有正面回答,只是立即说到了她心里的一个想法。她说,餐馆装修的时候,进门要设计一个端庄的迎宾台,上面就搁置那本书!我转念之后才想到她说的那本书是哪本书。开餐馆的想法实现起来不是很容易,要有很强的决心和意志,开与不开都无妨。不过在我的感觉中,我知道我侄女,她在内心,还是在经常翻阅那本她的太爷爷带回的书的。